



京劇

風吏廉

方山著

第五種

大眾戲曲叢書



上海雜誌公司出版

序大眾戲曲叢書

據最近全國戲曲工作會議中的各地彙報，僅東北及北京、天津、上海、漢口四個城市的統計，一九五〇年一年內以上各地編改的京劇和各種地方劇本總數已達一千本以上，如就全國範圍來說，數字當更有可觀。儘管這數字中也包括着相當數量不成熟的、甚至有很多缺點的作品，但在這短短的一年間，能有這樣的收穫，就不能不說是豐收了。

由於大量的創作與改編的新劇本的產生與上演，舞台面目顯然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宣揚麻醉與恐嚇人民的、封建奴隸道德的、迷信的、以及奸淫毒殺的戲曲，基本上已經從舞台上肅清，在許多新的戲曲中，人民已經取得了主要地位而且獲得了發言權，這是中國舞台上前所未有的，這是戲曲革命的初步成果。

但是同時，我們却到處可以聽到「劇本荒」的呼聲，這是一個矛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矛盾呢？為什麼有了這許多的新劇本還會鬧劇本荒呢？我想各地的劇本不能互相交流應

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據不完全的統計，截至一九五〇年末為止，北京編改的新劇本約有百餘種，天津約有五十種，東北約有四百七十種，上海約有三百餘種，武漢約有一百十餘種，總數約在一千一百種以上；其中京劇佔四分之一，約有三百種左右。假如能將這三百種京劇彙集在一起，即使經過評選只剩了一百種，也應該足以應付任何一地的京劇的需要量的。地方劇的數量更多，應該更不成問題。目前的現象則是：北京的劇本到不了上海，漢口的劇本到不了天津，東北的劇本到不了關內，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由於各地的劇本都沒有出版的機會，同時我們也缺少專門的人和機構來擔任這一組織工作。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多方面地來集中各地曾經上演而有成效的劇本，大量刊印，互相交流。

大眾戲曲叢書就是基於這一要求來編刊的。這裏面所選的劇本包括京劇和各種地方劇，大都是曾經實驗演出獲得了觀眾定評的，或是雖未上演而我們認為可以推薦排演的。只是由於出版條件的限制，目前一時還很難大量地編印；初步，我們希望能做到有計劃地每月供應若干種。自然，這一點生產量距離我們的實際需要還是很遠的。

為了使這些劇本能更好地為廣大的觀眾服務，發揮其應有的教育作用，我們誠懇地期待着讀者、觀眾和演出的劇團隨時給予我們嚴正的批評與指導。

馬彥祥 一九五〇，一，一。

本事出處

「潁川(今河南禹縣)、杜襲、趙儼、繁欽避難荊州，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爲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昌，儼謂欽曰：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爲朗陵長(朗陵屬汝南郡，今河南確山)陽安都尉(曹分汝南二縣，置陽安都尉)。江夏李通妻伯父犯法，儼收治之，致以大辟。時殺生之權，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

——資治通鑑六十二卷三十九頁

「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紹遣使拜陽安都尉李通爲征南將軍，劉表亦陰

招之，通皆拒焉；或勸通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卽斬紹使，送印綬詣操。」

——資治通鑑六十三卷四十六頁

「中平以來，天下離亂，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蠶，民多相食，州里蕭條。彬林監棗祇請建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

——資治通鑑六十二卷三十六頁

「公（按指操）令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按指袁紹）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銜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爲逋逃主；欲望百姓親附，甲兵彊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按卽稅）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彊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見魏書，轉錄自魏志卷一、二十一頁

人 物 表

- 李 通 陽安都尉。
 鄧 氏 李通之妻。
 崔 彪 李通衛士。
 李 忠 李通老僕。
 許 常 朗陵縣衙快班頭。
 衙 役 甲、乙、丙、丁四人。
 鄧 貴 朗陵縣亭長，鄧氏之伯父。
 劉 氏 鄧貴之妻。
 鄧 祥 鄧貴之老僕。
 家 丁 四名，鄧家護院。
 趙 儼 朗陵縣令。
 王師爺 朗陵縣吏。
 張 亮 同鄉老農。

王 剛 同鄉老農。

周 鳳 鄉民。

吳 俊 市民。

劊子手 二名。

小 軍 二名，駐馬店營房兵卒。

車 夫 李通之車夫。

趙 僕 趙儼之僕從。

衙 役 四名。

第一場

許常 (上唸)當堂領火籤,心中好喜歡;提拿老鄧貴,嘿嘿,
鄧亭長呀,你也有今天。

(白)夥計們走上!

[衙役甲、乙、丙、丁同上]

衙役甲 什麼事呀?許班頭!

許常 今天有好差事啦。

衙役甲 什麼好差事呀?自從這位趙縣令上任以來,黑錢不敢使,二毛不許吃,還有什麼好差事?

許常 我問你,鄧亭長爲人如何?

衙役甲 你說是他……有錢有勢,可算第一;什麼錢也敢使,什麼人也敢欺;就是一件,光有他的,沒有咱的。

許常 你想在他手下沾光?我許常當班頭十幾年來倒是沾了他不少光。

衙役甲 你呀，你自然可以沾得上——

許常 (打甲一耳光) 耳光！

衙役乙 老亭長當了幾十年啦！姪女婿李通，又是咱陽安都尉，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有這當子親戚，別說咱們，就是縣令老爺，那一個不買他的賬(兒)？

許常 嘿嘿，現在可不行了。

衙役乙 不行了又怎麼樣？

許常 怎麼樣？(取出火簽)

四衙役 (同白) 啊！

衙役^乙_丙 老亭長犯了那一案？

衙役甲 那一案也夠他受！

衙役乙 我看老亭長不是好惹的。

許常 什麼好惹不好惹？(雙關地)聽老爺的吩咐！

四衙役 (同白) 噓！

許常 這次見了鄧貴，一不許作揖，二不許叩頭，三不許嘻皮笑臉，四還不許胆戰心驚。拿出官差架子，看我眼色行事。

四衙役 噓！

許常 走着！

[衆下]

第二場

【李通，崔彪同上】

李通（唱）歷年擾攘戰方酣，

軍糧民食最爲先，

招撫流民勤耕耘，

整飭賦稅屯軍田。

衙內諸事安排就，（進門介）

【鄧氏，李忠上】

鄧氏（接唱）只見老爺轉回還。

（白）老爺回來了？

李通 回來了，夫人！我今卽往駐馬店巡察屯田，不知夫人
朗陵拜壽之事，可曾準備齊備？

鄧氏 俱已齊備。後日乃伯父六十正壽，還望老爺能與爲妻
一同前去拜壽。

李通 下官亦有此意，怎奈軍務田政十分要緊，待到駐馬店再作定奪，好在那里距離朗陵不遠；夫人許久未回娘家，此番前去也好多住幾日。

鄧氏 謝老爺。

李通 如此，取了禮物，你我即刻登程。

鄧氏 遵命。

李通 車馬伺候。

[鄧氏取禮物，崔彪上，帶馬，車夫推車，鄧、李分上馬、車，李忠隨鄧]

李通 (唱)亂世百姓多離散，

田園荒蕪實可慘。

曹公明達見識遠，

興農屯田把民安。

軍糧充實士氣旺，

報國揚名人爭光。

不覺來到分路處，

鄧氏 (接唱)早來拜壽伴妻還。

(白)老爺，軍務完畢，速來朗陵。

李通 那個自然。夫人一路多加小心。請。

鄧氏 請。

[分下]

第 三 場

[四衙役，許常上]

衙役甲 到啦。

許常 叫門。

衙役甲 開門來！

鄧祥 (上)何事？

許常 亭長在家麼？

鄧祥 剛睡午覺，門外少等一時。

許常 好哇，太陽都要落山了，這老傢伙才睡午覺？呸！我們是奉令拿人的。(以目示衆)走！

鄧祥 這般無禮，不許進去！(以身擋之)

許常 呵！你這威風不小！(推之倒地)進去！

[衆進門，鄧祥爬起追進]

鄧祥 反了！爾等竟敢打人？

鄧貴 (內白)何人吵鬧?

鄧祥 許常打人。

鄧貴 (內白)待我看來。

[四家丁引鄧貴上]

鄧貴 啊!你等前來做甚?

許常 對不起,趙縣令請亭長馬上過衙議事!

鄧貴 回衙稟報,我今日身體不爽,改日前去。(轉身欲下)

許常 好大的派頭。鄧亭長,今天不比從前,我們是奉令拿人!

鄧貴 你拿那個?

許常 拿的就是你!

鄧貴 哼!只怕爾等不敢。

許常 奉有老爺命令。

鄧貴 有何爲證?

許常 火簽爲證!

[劉氏暗上,驚,望火簽]

鄧貴 (冷笑)呵呵,呵呵,呵……好惱!

(唱)鄧亭長在朗陵縣誰不知曉?

爾大胆敢說拿唧唧嘈嘈,

就是那趙縣令親自來到,

也不敢動亭長半根毫毛!

(白)看你們那個大胆的敢拿?

許常 哈哈!你比火簽還厲害。來!帶了!

[衙役甲、丙上前，乙猶豫不動，丁看乙觀望不前]

鄧祥 (急擋住甲、丙) 許班頭！不必生氣，有話慢慢講。

劉氏 亭長究竟犯了何罪？

許常 哼！（不理）

鄧祥 (向乙) 究竟爲了何事？

衙役乙 許多人遞呈子，張亮也告狀了。

許常 廢話！（踢乙一脚）帶了！

鄧貴 竟敢如此無理，這衆家丁！

四家丁 (上前) 有！

鄧貴 與我鬥了出去！

許常 啊！！你敢鬥！（有點驚慌，又想鎮定）

鄧祥 亭長慢來！火簽既是縣令所發，要是鬧翻了，只怕趙縣令也不是好惹的。

劉氏 難道叫亭長跟他們前去不成？

鄧祥 這也未必。（對許常）就煩許班頭回衙，好話多說，亭長明日自己前去也就是了。

許常 縣令當堂吩咐，今晚一定帶到。

鄧祥 亭長，依老奴看來，就是去上一趟，諒也無妨。

劉氏 去不得！後天就是亭長六十大壽，今日去了，如若回轉不來，如何是好？

鄧祥 趙縣令稟性剛強，今日不去，只怕明天還來找事，反爲不妙。倒不如今日給他留下面子，想他該不會一定和亭長爲難。

劉氏 我看還是不去的好。

鄧貴 也罷。會一會趙儼，看他把我怎樣。安人，趕快派人告知女兒才是。(向許常)走！

許常 走！

[衆出門介，四家丁內下]

許常 王法要緊，你們還是與我帶了吧！(以目示衆衙役)

[四衙役擁上，加繩於鄧貴]

鄧貴 (冷笑)哈……

鄧氏 (乘車上，見狀，急下車)啊?!爹爹!爹爹!爹爹! 這是何故?

鄧貴 爲父去縣衙，諒也無妨。我兒快請姑爺設法才是。

許常 走！

[衆擁鄧貴下]

鄧氏 爹爹!爹爹!

劉氏 亭長!(欲撲去，鄧祥攔擋)

(唱哭頭)一見亭長遭了難，
心中好似滾油煎。

鄧氏 (接唱)母親且請回家轉，

設法搭救爹爹還。

[同進門介]

劉氏 鄧祥，趕快派人去至縣衙，打聽消息。

鄧祥 是。(下)

劉氏 兒呀，你爹爹被人帶往縣衙，事體非小，就該快快設

法搭救才是。

鄧氏 帶走爹爹，不知究竟爲了何事？

劉氏 兒呀！近來逃亡外處的難民，紛紛回鄉，言說咱家佔了他們田地，分文不給，強要奪田。內有一人名叫張成業，竟敢辱罵你父；家丁們責打他幾下，回得家去，暴病而死。他父去至縣衙，狀告你爹爹打死人命，實在冤枉吶！

（唱）趙縣令接訴狀輕信莽撞，

差衙役強抓人要把命償。

我的兒你就該去把情講，

救爹爹出禍坑孝子名揚。

【鄧祥暗上，點燈】

鄧氏 （唱）聽母親把事由細講一遍，

老爹爹遭下了牢獄之冤，

怕只怕趙縣令不講情面，

倒叫我鄧氏女愁難萬千。

（想介，白）這，這便怎麼處？鄧祥，田莊打人之事，你可曾看見？

鄧祥 倒也看見，當場好像並未打死。唉！說起來，亭長也有不是。如今上司招撫流亡，還鄉種田，無地者還分賜田地。咱家田地甚多，何必強佔難民的荒地，不與退還？

劉氏 他們撤下莊田，逃亡外鄉，咱家管理，已有數載，怎樣

還是他們的田地？

鄧祥 不管誰家田地也罷，不遵法令，死傷人命，反偏遇着這位趙老爺！我看非是姑老爺出面，此事恐怕難辦。

劉氏 我兒就該快快設法搭救才是。

鄧氏 母親，兒夫前去駐馬店巡查屯田，明日後日想必趕來拜壽，那時求他講情就是。

劉氏 兒呀，後天是你爹爹六十正壽，明日若不回來，如何是好？況且人言這趙縣令作事莽撞，設或明日升堂，問成定案，那時縱有人情，只怕也難辦了！

鄧氏 孩兒女流之輩，夫君不在，有何能為？

劉氏 就該用李姑爺名義，修書一封，下與趙縣令，要他必須諒情。

鄧氏 這個，……非是孩兒不寫，奈兒夫時常教導，婦道人家，休管外事。這幾年來，他的脾氣也大大不比從前。冒名修書，孩兒不敢！

劉氏 冒名修書，縱有不是，你們夫妻之間，李姑爺還能將我兒怎樣呀？

鄧氏 孩兒就是明日去至公堂，代父抵罪，這書信也是不敢寫的。

劉氏 你寫也不寫？

鄧氏 孩兒實在不敢寫。

劉氏 好奴才！

(唱)從小將你嬌養慣，